

文白对照全注全译中华文学百家经典

荀子集 韩非子集 贾谊集 扬雄集 司

马相如集 建安七子集 曹操集 曹丕
集 范增集 诸葛亮集 李贺集 唐代边塞诗集

岳飞集 辛弃疾集

韩愈集 柳永集 晏殊集 晏几道集 王
安石集 朱熹集 陆游集 姜夔集 刘
克庄集 元好问集 黄庭坚集 吴中四
子集 归有光集 汤显祖集 方苞集 袁
枚集 纪昀集 郑板桥集 扬州八怪集
龚自珍集

I214.42/020

1352610

374.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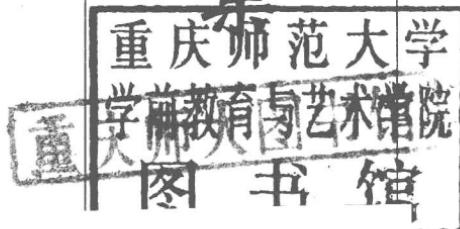
中华文学百家经典

岳飞集

辛弃疾集

I214.42

020



CS1518843

时代文艺出版社

序言

中国文学从春秋中叶开始出现，到战国时期呈现繁荣的“百家争鸣”局面，这不仅标志着中国思想史、学术史上的第一个辉煌时代，而且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带来了重大影响。随着百家争鸣而产生的诸子散文，是春秋战国时代各个学派阐述自己学说的著作，其思想各据一端，精彩纷呈。《荀子》、《韩非子》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诸子散文显著提高了人们运用文字表述自身思想感情的能力，在文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西汉前期的文学，一方面继承了先秦文学的旧传统，一方面又开创着汉代文学的新生面。代表西汉前期文学主流的，是一批具有强烈时代特征的政论散文。其文章的中心论题，是总结秦王朝覆灭的教训，为新王朝提供统治的良策。这些政论散文既继承了战国散文纵横驰骋的气势，又增添了前所未有的整饬谨严风貌。这一时期最出色的政论散文出自贾谊笔下。

汉武帝的即位，标志着西汉王朝极盛时代的到来，也标志着西汉文学高峰的出现。辞赋由于武帝的提倡流播全国，成为通行的文学样式，并出现诸如司马相如、杨雄这样杰出的辞赋作家。他们创作的汉代大赋，以夸张的文笔，华丽的辞藻，描写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繁荣富强、蓬勃向上，展示了令后人回首惊叹的大汉气象。

西汉末年经历了一个文学的低谷期后，到东汉中期则是汉代文学走出低谷、渐渐复苏、文学风尚发生转变的时期。东汉后期的文学则达到一个新的高峰，并直接开启了魏晋南北朝文学。

公元196年，汉献帝移都许昌，改元“建安”。在建安时代前后，曹氏父子和他们周围的文人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玚、刘桢等“七子”的文学创作，被称为“建安文学”。在建安文学家的作品中，忧时伤乱，悲叹人生短暂，渴望不朽功业的感情，都非常强烈浓重，三者结合在一起，就使得建安文学具有“悲凉慷慨”的特点和异乎寻常的感染力。刘勰的《文心雕龙》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用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从魏晋到唐中叶是五七言古体诗繁荣发展并达到鼎盛的阶段，也是五七言近体诗兴起、定型并达到鼎盛的阶段。“建安风骨”和“盛唐气象”这两个诗歌的范式，先后在这个阶段的头尾确立起来，作为一种优秀的传统，成为后代诗人追慕的极致。盛唐时期的文学创作趋于个性化，作家独特的人格与风格得以充分展现。李贺的诗，多从个人命运出发，体验和反抗自然与社会对人的压抑，表现了浓暗而艳丽，幽冷而华美的特殊意象。唐代边塞诗人则写下了大量边塞题材的诗作，其诗气势浑雄而飞跃自如，在驰骋纵横中以“风骨”取胜。

唐朝的“古文”复兴，有赖于韩愈的出现。他以上追孟子、继承道统自命，以复兴儒学为宗旨，在变革文风、推进创作方面，增添了许多新的合理的内容。作为中唐文坛诗坛的领袖，韩愈的诗以气势见长，想象丰富，感情充沛，风格独特，常能烘托出一种浓烈的气氛和强大的力度；他的散文则汪洋恣肆，瑰丽奇崛，句式参差交错，结构开阖变化，后人称之为“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

宋代的文化较前代更为普及，促进了文学的繁盛；而另一方面，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对于文学的自由精神，又起着相当强大的约束作用。宋代文学普遍地显示出收敛的趋向，个性不那么突出，情感不那么直率热烈，气势也很少见恣肆纵放，政治和道德

成为文学中重要的主题，诗文与社会、政治或人生的实际问题紧密相关。王安石、朱熹的作品即为代表。

在诗歌创作方面，宋代的诗人常把自己的知识与学问贯穿在诗中，刻意把诗写得精致深奥、含蓄深邃。因此，与唐诗相比，宋诗更费功力，更显精深，以瘦劲、深刻、曲折的风格著称。作为整个宋代留存作品最多的一位诗人，陆游的诗以广泛的题材、多样化的风格和老练的技巧，取得了超越时代的成就。他的诗中始终表现出一种激烈而深沉的民族情感，反映着在那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的年代人们的普遍心愿，在当时以及后世，都赢得了广泛的尊重。

与此同时，“词”这种崭新的文学体裁到了宋代蔚为大观，成为了宋代文学的代表。北宋庆历以后，词的创作在内容、技巧、体制各方面都出现了飞跃的发展，同时也涌现出了晏殊、晏几道、柳永、姜夔、刘克庄这样一批卓有成就的作者。他们是宋词的正宗，擅写文人落拓、男女恋情、离愁别苦、自然山水之类传统题材，以清丽委婉、细腻精巧的艺术风格见长。此外，宋代还有以苏轼、辛弃疾为代表的另一派词人，他们都是气概豪雄，借手中之笔抒发英雄壮志的人物，他们的词深沉豪迈，境界阔大，纵横千里，豪气干云。词在整个宋代就是循着这两家路数演进，前一路数维持着词的传统畛域而使它越发精致细腻，后一路数则不断突破词的传统界限而使它越发恣肆汪洋。

明代前期的文学大多以程朱理学作为思想基础。明中期文学则对此进行了有力的反驳，开始追求文学的独立性，要求文学表达自然之情。这一文学趋向在南方的主要代表是被称为“吴中四才子”的祝允明、唐寅、文征明和徐祯卿。他们的基本方向是反对理学，要求人性解放，重视文学的真情深感。此外，归有光虽不脱理学气味，但也主张描写“匹夫匹妇”的“至情至性”，他的散文善于在日常生活中捕捉印象深切的感受，平易自然而又感

人至深。

明代后期是戏曲的繁盛时期。这时的戏剧创作深刻地体现了晚明的新思潮，特别是在一些爱情、婚姻题材的剧作中，主“情”反“理”，追求人性解放的精神十分突出。当时最有影响的剧作家是汤显祖，他的《牡丹亭》问世以后，以其对社会陈规的强大冲击力，引起广泛的反响。

清代前期的文学，受到了明清易代的历史震荡以及明清之际社会思潮变化的深刻影响。但随着清朝统治的稳定和思想控制的深化，文学的发展开始出现新的趋向。“桐城派”的方苞提出了以程朱理学为内核，以《左传》、《史记》等先秦两汉散文及唐宋八家古文为正统，讲求文章体格和作法的体统化的古文理论。袁枚的“性灵说”则与之大异其趣。袁枚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实际上是重申晚明的反传统思想，代表了晚明思潮在经历清前期的衰退之后的重新抬头。

在乾隆时代，由于清朝统治者对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的尊重，使得汉族文化人无论在朝在野都尚能安身立命，由此既产生了纪昀这样才华横溢，学识渊博的朝廷学士，也出现了以郑板桥为首的“扬州八怪”这样自由放达、啸傲山林的布衣名士。

到了嘉庆、道光之际，随着各种社会矛盾的深化和清政权渐渐失去对社会的强有力控制，终于出现了龚自珍那样的更具有反抗意义的创作。龚自珍各方面的创作，既有狂傲的个性、自由的精神，又有对国家与民族前途的深刻思索，对于后世的学者文人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龚自珍既是终结古代文学的最后一位诗人，又是开启近代文学的第一位诗人，像一个里程碑矗立在中国文学史上。

岳

飞

集

本册书目

- | | |
|------------|-------|
| 序言 | (1) |
| 岳飞集 | (1) |
| 辛弃疾集 | (149) |

目 录

文

南京上皇帝书略	(1)
五岳祠盟记	(5)
乞淮东重难使申省状	(6)
申刘光世乞进兵状	(9)
东松寺题记	(11)
分拣吴锡韩京两军迄申省状	(13)
招曹成不服乞进兵札子	(14)
措置曹成事宜奏	(16)
大破曹成捷报申省状	(19)
追赶曹成捷报申省状	(21)
辞镇南军承宣使第三奏	(22)
再论虔州平盗赏申省札子	(25)
辞建节札子	(27)
辞建节第二札子	(30)
辞建节第三札子	(31)
辞建节第四札子	(32)
复李忠定书	(34)
庐州捷报申省状	(37)
劾刘康年伪奏乞恩泽奏	(39)

辞招讨使札子	(42)
乞襄阳路仍作京西路申都督府札子	(43)
乞置监司申都督府札子	(44)
辞母亡格外赙赠及应办丧事奏	(45)
何家寨捷报申省状	(46)
乞朝辞申省札子	(48)
辞太尉札子	(49)
辞太尉第二札子	(50)
辞太尉第三札子	(52)
辞太尉第四札子	(54)
乞出师札子	(56)
乞本军进讨刘豫札子	(62)
乞移都奏略	(66)
乞进屯淮甸札子	(67)
奏审已条具曲折未准指挥札子	(68)
书诸葛亮(前后出师表)后	(69)
收到胡清等申省状	(71)
辞开府札子	(72)
乞解军务札子	(74)
乞解军务第二札子	(76)
乞赴行在奏事札子	(78)
陈州颍昌捷奏	(79)
乞号令归一奏	(80)
乞乘机进兵札子	(81)
复南城军捷奏	(82)
郾城县北并垣曲等捷奏	(83)
小商桥捷奏	(85)
王贵颍昌捷奏	(86)

河北诸捷奏	(88)
临颍捷奏	(90)
乞止班师诏奏略	(90)
辞男云特转恩命札子	(92)
乞检坐张俊等会战去处奏	(93)
乞叙立王次翁下第一札子	(94)
乞叙立王次翁下第二札子	(96)
乞发回亲兵札子	(97)
书简十一帖	(99)

诗

过桃溪赠张完	(108)
赠方逢辰	(110)
题鄱阳龙居寺	(111)
题骤马冈	(112)
题翠岩寺	(115)
题新淦萧寺壁	(117)
题雩都华岩寺	(119)
宝刀歌书赠吴将军南行	(121)
池州翠微亭	(125)
翠光亭	(126)
从驾游西内应制	(128)
送紫岩张先生北伐	(129)
寄浮屠慧海	(131)
谋适斋先生	(134)

词

满江红	(137)
登黄鹤楼有感调寄《满江红》	(141)
小重山	(144)

文

南京上皇帝书略^①

陛下已登大宝^②，黎元有归^③，社稷有主^④，已足以伐虏人之谋^⑤。而勤王御营之师日集^⑥，兵势渐盛。彼方谓吾素弱，未必能敌，正宜乘其怠而击之。

而李纲、黄潜善、汪伯彦辈^⑦，不能承陛下之意，恢复故疆^⑧，迎还二圣^⑨，奉车驾日益南^⑩。又令长安、维扬、襄阳准备巡幸^⑪。有苟安之渐，无远大之略^⑫，恐不足以系中原之望^⑬。虽使将帅之臣，戮力于外^⑭，终亡成功^⑮。

为今之计，莫若请车驾还京^⑯，罢三州巡幸之诏^⑰，乘二圣蒙尘未久^⑱，虏穴未固之际^⑲，亲帅六军^⑳，迤逦北渡^㉑，则天威所临，将帅一心，士卒作气，中原之地，指期一作日或顾可复^㉒。

（《金佗粹编》卷十《家集》卷一）

【注释】

①宋钦宗赵桓靖康二年三月二十六日丁巳，金右副元帅完颜宗望（即斡离不）退师，掳道君太上皇帝徽宗北去，自滑州路进，后妃诸王以下皆从。四月初一日庚申，金左副元帅完颜宗翰（即粘罕）退兵，掳钦宗北去，

皇后皇太子皆行，由郑州路进发。五月初一日庚寅，兵马大元帅康王赵构即皇帝位于南京（今河南商丘），改元建炎。以黄潜善为中书侍郎，汪伯彦同知枢密院事，召新除领开封府职事李纲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六月初二日庚申，李纲上《十议》，其二“议巡幸。大略谓天下形势，关中为上，襄、邓次之，建康又次之。今四方多故，除四京外，宜以长安为西都，襄阳为南都，建康为东都，各命守臣，葺城池，治宫室，积糗粮，以备巡幸。”初四日壬戌，诏永兴军（今陕西长安）、襄阳、江宁府增葺城池，量修宫室官府，以备巡幸。（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系年要录》卷六）时岳飞为统制，隶右军副统领刘浩，随刘浩从康王至南京，至是乃上书言事，写了《南京上皇帝书》。

《鄂王行实编年》卷一“大元帅移南京，复令先臣以所部从。五月，大元帅即皇帝位，改元建炎。先臣上书数千言，大概谓‘陛下已登大宝，黎元有归……指日可复！书奏，大忤用事之臣，以为小臣越职，非可宣言，夺官归田里。’”

《鄂王行实编年》称“上书数千言”，而文集所载，才一百八十九字，显非全文，而是文稿的梗概。岳珂《经进家集序》：“至于建炎投匦之《疏》，则以亲书而密封，焚稿而后奏，虽侍膝之子弟，入幕之僚属且不可见，特因记载，粗得梗概焉耳。”所以文章标题加一“略”字，而非全文，成为《南京上皇帝书略》。以后文题凡言“略”者同此。

②陛下，天子称陛下，是对皇帝的尊称。陛，《玉篇》：“天子阶也。”汉蔡邕《独断》卷上“陛下者：陛，阶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执兵陈于陛侧，以戒不虞。谓之陛下者，群臣与天子言，不敢直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达尊之意也。上书亦如之。”大宝，指帝位。《易·系辞下传》：“圣人之大宝曰位。”

③黎元，众民，百姓。黎通黧，黑色。元，百姓。《战国策》卷三《秦一·苏秦始将连横》：“制海内，子元元。”鲍彪注：“元，善也，民之类善，故称元”。黎元，又与黎民同。《书·尧典》：“黎民于变时雍”，蔡沈注：“黎，黑也。民首皆黑，故称黎民。”归，归附。《穀梁传》庄公二年“王者，民之所归往也。”

④社稷，古人用作国家的代称。社，五土之神；稷，五谷之神。《白虎通义》三《社稷》：“王者所以有社稷何？为天下求福报功。人非土不立，

非谷不食。土地广博，不可遍敬也；五谷众多，不可一一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稷，五谷之长，故立稷而祭之也。”社稷是古代帝所祭的土神、谷神，以之用作国家的代称。《礼记·曲礼下》：“国君死社稷”陈澔注：“死社稷，谓国亡俱亡也。”

⑤伐虜人之謀，粉碎金人的计划。伐，砍伐，《诗·魏风·伐檀》：“坎坎伐檀兮。”引申有破坏、粉碎义。虜人，对金人的蔑称。謀，计划。金人的计划是：立张邦昌为楚帝，亡宋灭赵氏。赵构即皇帝位，粉碎了金人这一计划。

⑥勤王御營之師日集，起兵救援王朝的军队皆至行在。勤王，谓起兵救援王朝。勤，勤劳。御營之師，谓皇帝的军队。御，对皇帝有关事物的敬称。

《系年要录》卷五建炎元年五月“己亥（初十日），大元师府结局将佐吏士推恩有差。时诸道勤王兵皆至行在。于是陕西將官王德初兼都巡檢使刘光世为右军將官。德，巩县人，号王夜叉者也。”

⑦李纲、黄潜善、汪伯彦輩。五月九日甲午，“資政殿大學士新除領开封府職事李綱為尚書右仆射兼中書侍郎，趨赴闕。先是黃潛善、汪伯彥自謂有攀附之勞，虛相位以自拟。上恐其不厭人望，乃外用綱。二人不平，由此與綱忤。”（《系年要錄》卷五）黃、汪為皇帝趙構的近臣，主張議和；李綱主張抗金。后人以李綱之賢，不得與黃汪并論，所以后人編次文集时，从原奏中刪去李綱名字。

⑧故疆，从前的疆土。指沦陷于金人的河北、河东諸郡县。（包括太原、中山、河间三镇）

⑨二聖，指被金人掳去的徽宗、钦宗二帝，聖是对皇帝的敬称。如圣君、圣天子。

⑩奉车駕日益南，奉侍皇帝南逃。车駕，皇帝外出时所乘，因用为皇帝的代称，涵有敬意。《汉书·高帝纪下》：“是日，车驾西都长安。”师古曰：“凡言车驾者，谓天子乘车而行，不敢指斥也。”

⑪又令長安、維揚、襄陽準備巡幸。見上注①引六月初四日壬戌詔。此处“维扬”（即扬州。出自《书·禹贡》：“淮海维扬州。”维与维通用。故以维扬称扬州。）诏文作“江宁府”。同书卷七建炎元年七月十七日乙巳，“手詔‘當巡幸東南，為避敵之計，來春還闕。’”时黄潜善、汪伯彦皆欲奉

上幸东南，故有是诏。李纲极论其不可。（十八日）丙午，纲曰：“今乘舟顺流而适东南，固甚安便，但一去中原势难复返……上乃许幸南阳，以观文殿学士范致虚知邓州，修城池，治宫室。”

⑫无远大之略，如遣还勤王兵。《系年要录》卷五，五月（十六日）乙巳，诏诸路勤王兵还营日，令所在人赐钱三千。先是勤王兵至城下者皆遣还；而武义大夫淮东诸司州军统制勤王军马张宪言无以激劝，乃有是命。时诸道兵多有散而为盗者。”

⑬系中原之望。维系中原人民渴望恢复故疆，迎还二帝的愿望。系，《类篇》：“维也。”中原，指以东京开封为中心的河北、河东广大的黄河流域地区。今河南地区居九州之中，而又是平原，所以称中原，又叫中州。

⑭戮力，尽力。戮与勤通。勤，《说文》：“并力也”。《书·汤诰》：“聿求元圣，与之戮力。”孔颖达疏：“戮力，犹勉力也。”

⑮亡同无。

⑯还京，京，指京师东京开封。

⑰三州巡幸之诏，指六月初四日壬戌巡幸永兴军、襄阳、江宁府之诏。见注①

⑱二圣蒙尘，旧指天子逃亡在外，遭受风尘。此处指徽宗、钦宗二帝被掳北去。

⑲虏穴未固，金朝的统治不巩固。《系年要录》卷六，六月二十一日己卯，“是日，金右副元帅许王宗杰（即宗望）卒于燕山之凉灝。先是左副元帅宗维（即宗翰）自河东还云中，而宗杰（宗望）自河北还燕山，闻上即位睢阳（今河南商丘，唐曰睢阳郡，金曰睢阳），张邦昌入覲，遂会山后草地避暑议事。会宗杰（宗望）击球冒暑，以水沃胸背，得寒病死。于是金主遣使谕宗维（宗翰），止南下之兵，宗维（宗翰）不听。盖宗维（宗翰）专权，虽不能令，至于命相，亦取决焉，虽守虚位而已。初上皇（徽宗）之至燕也，渊圣（钦宗。高宗即位，追上靖康帝尊号曰孝慈渊圣皇帝）尚留云中，宗杰（宗望）闻上中兴，议归上皇以讲好，宗维（宗翰）未之许。会其死，事遂中辍。”足见金统治集团的矛盾重重。

⑳六军，指皇帝的军队。《周礼·夏官·司马》：“凡制军，万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后以六军指皇帝的军队。白居易《长恨歌》：“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

①北渡，指北渡黄河。

②指期，为期不远，与指日同。

五岳祠盟记^①

自中原板一作版荡，夷狄交侵^②，余发愤河朔，起自相台，总发从军，历二百余战，虽未能远入夷荒一作荒夷^③，洗荡巢穴^④，亦且快国仇之万一。今又提一旅孤军，振一作奋起宜兴，建康之城一作战，一鼓败虏，恨未能使匹马不回耳。故且养兵休卒，畜锐待敌，嗣当激厉士卒，攻期再战，北踰沙漠，蹀血虏廷一作庭^⑤，尽屠夷种^⑥，迎二圣归京阙^⑦，取故地上版图^⑧，朝廷无虞^⑨，主上奠枕^⑩，余之愿也。河朔岳飞题。

（《金佗粹编》卷十九《家集》卷十《题记》）

【注释】

①《五岳祠盟记》是记题五岳祠壁的誓词。按此《记》不载年月，而又内容文句与《题宜兴张大年家厅事屏记》大同小异，想是同时期之作。

盟，起誓。《释名》：“盟，明也，告其事于神明也。”五岳祠，未详。

②夷狄，对金人的贬称。

③夷荒，指金人国土。

④巢穴，对金国首都的蔑称。时金国都上京（今吉林阿城县南四里之白城）。

⑤北踰沙漠，蹀血虏廷。金国的占领地在北方，首都上京，所以要进攻金首都上京，就要北踰沙漠。沙漠，东起黑龙江的大兴安岭西麓；经河北北部、内蒙古自治区边境，自东北迤向西南。所以说“北踰”。踰，越过。

⑥夷种，对金人的蔑辞。

⑦京阙，指京城或皇宫。古代宫殿门前两边建楼，中间是路，叫阙。

⑧版图，户籍地图。指国家的疆域图。

⑨朝廷无虞，国家不发生意外的事。指金人的突然入侵。虞，意料，料度。《孟子·离娄上》：“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

⑩奠枕，即安枕。有安定无忧之意。宋辛弃疾出知滁州，招集流散百姓，倡议屯田，建造“奠枕楼”，楼名即取安定之意。见《宋史·辛弃疾传》。奠，定也。

乞淮东重难任使申省状^①

武功大夫昌州防御使通泰州镇抚使兼知泰州岳飞状申：照得飞近准指挥，差飞充通泰州镇抚使^②，仰认朝乾廷使令之意，除已一面起发前赴新任外，契勘^③金贼侵寇虔刘，其志未艾^④，要当速行剿杀，殄灭静尽，收复诸路^⑤。不然，则岁月滋久，为患益深。

若蒙朝廷允飞今来所乞，乞将飞母妻为质^⑥，免充通泰州镇抚使，止除一淮南东路重难任使^⑦，令飞招集兵马，掩杀金贼，收复本路州郡，伺便迤逦一本有使字收复一本无收复二字山东、河北、河东、京畿等路一本有次第而复字故地^⑧，庶使飞平生之志得以少快，且以尽臣子报君之节。谨具申尚书省，伏乞钧慈详察^⑨，特赐敷奏指挥施行^⑩。谨状。

小贴子：^⑪飞今来所管官兵，一面催发前赴新任，如蒙指允飞所乞，即乞速赐指挥，亦不敢仰干朝廷，别求添益军马，伏乞钧照^⑫。

（《金佗粹编》卷十七《家集》卷八《公牍上》）

【注释】

①《系年要录》卷三十五“建炎四年七月二十日庚申，武功大夫昌州